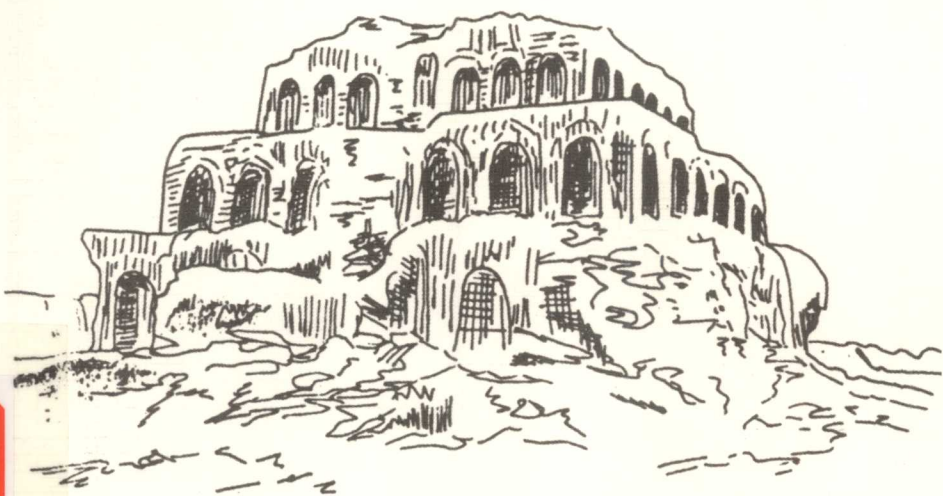


西北史地丛书

中世纪初期 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

【法】莫尼克·玛雅尔 著
耿 昇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世纪初期 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

【法】莫尼克·玛雅尔 著
耿 昇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初期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 / (法) 玛雅尔著;
耿昇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78-3383-6

I. ①中… II. ①玛… ②耿… III. ①文化史-吐鲁番地
区-古代 IV. ①K29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302号

中世纪初期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

著 者	【法】莫尼克·玛雅尔
译 者	耿 昇
责任编辑	武士靖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年6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6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83-6 / K·203
定 价	48.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的话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成员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 1937—2007 年）教授的一篇著名长文《中世纪初期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的中译本几经周折，终于再次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了。译者多年的劳动总算未付之东流，实为高兴。

莫尼克·玛雅尔教授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出生于法国鲁昂（Rouen）。她于 1967 年在法国著名的艺术圣殿卢浮宫（Louvre）学院毕业后，又在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汉语系学习汉语，1970 年于高等实验学院毕业后又获文学博士学位（1981 年）。她是伯希和的直传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 年）的得意门生和事业的继承人。她自从开始中国研究工作以来始终在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工作，而该中心正是法兰西学院于 1909 年为伯希和特设的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的继承者。因为自从韩百诗时代的后期撤销了该讲座而设立了研究中心，所以，中亚和高地亚洲中心是伯希和遗产的直接继承者。伯希和的许多遗作大都由韩百诗生前主持刊布，当时的玛雅尔小姐就曾参与了这项工作。如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 14 卷《敦煌的画与幡》就是由她与旺迪埃—尼古拉（Vandier—Nicolas, 1908—1987 年）合作出版的（分文字与图版 2 卷，1974—1976 年巴黎版，韩百诗主编）。韩百诗逝世后，玛雅尔夫人与其丈夫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 1927— ）继续出版伯希和遗作、档案和发表研究论著。工作量极大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正是由她们夫妇负责（旺迪埃—尼古拉在逝世之前也参与过其中几卷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分 6 卷出版的（1981—1992 年）。

玛雅尔夫人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西域考古和艺术专家，她有关这一学

科的著作极其丰富。其专著还有 1983 年于巴黎出版的《西域的石窟和建筑》、1986 年出版的《库车诸遗址》（与其丈夫及我国北大考古系晁华山先生合作）、《西域的历史和文明》^① 等。她在该领域中的主要学术论文有：《阿富汗和西域的佛教》^②、《敦煌幡幢的原形与装潢》^③、《敦煌和西域古代绘画考》^④ 等。1987 年，玛雅尔夫人与其丈夫热拉一贝扎尔先生应邀来我国做学术访问，远涉重洋到莫高窟“朝山礼佛”——参加了敦煌石窟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她在大会上的报告《论敦煌壁画与挂幅画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好评。

本书实际上是莫尼克·玛雅尔女士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它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通过之后，于 1973 年作为法国远东博物馆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馆刊《亚洲艺术》的专刊号刊行。此文在当时是有关论述吐鲁番古代文明的罕见的重要著作，虽已有 30 余年了，但仍不失其价值。特别宝贵的是作者使用了欧洲探险考古团于 20 世纪初叶从吐鲁番发掘并携归的资料，尤其是书中所附线图和图版更为珍贵。因为中国学者很难见到这批文物，而且它们大都不复存在了。原书中的线图、图版和地图共达近 300 多幅，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做了筛选。

莫尼克·玛雅尔是作者结婚前的名字，也是她成名时的名字。她后来与热拉一贝扎尔先生结婚后，仍以小姐时的名字相称和署名。所以，我们经她同意仍沿循旧习而称她为玛雅尔教授而不是热拉一贝扎尔夫人，特此说明。

译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翻译了此长文，并作为一本专著在 199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当时，译者不仅争得了老朋友玛雅尔女士同意转让著作权，而且集美博物馆的《亚洲艺术》杂志编辑部也同意出让版权，法国外交部还提供了一笔不多的出版赞助。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 20 个年头了。译者本来打算在完成手头工作之后，再联系将自己的一批旧译

① 与韩百诗等合作，1976 年版。

② 载《宗教肖像学》，1976 年莱顿版。

③ 载《亚洲艺术》，1985 年。

④ 载《东西方艺术之反映》，1986 年。

著整理再版。这一来是为饕学术界，二来也是对自己 30 年来工作的总结。不幸的是，噩耗传来，玛雅尔女士因患癌症不治，于 2007 年逝世于巴黎。译者在致其丈夫，也是译者多年的老友罗伯尔·热拉—贝扎尔先生的书信中，也谈到了再版此书一事。他十分高兴，认为这既是对死者的怀念，也是我们多年交往的友谊之象征。但译者近年来，无暇顾及此事。恰在此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再版拙译。经过几次协商，译者非常高兴地与该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表示十分乐意授权该社出版该书的中译本。

该社的编辑们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心血，重新审校了全书译文，纠正了某些纰漏和欠妥之处。该社的各级领导，也慷慨地决定投入人力和物力，支持出版该书。在学术著作出版不太景气的今天，他们的举动实在令人敬佩。译者于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这次再版时也未能详细校读一次，故而全书的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昇 识

2011 年 8 月 10 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中译本序

当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写成时，其形势与今天截然不同。那时很少有外国人进入中国，特别是很难进入新疆。然而，在当时的欧洲、印度和日本的几家特藏中就存在着有关该地区的丰富文献，包括一些游记、实物、壁画或绘画、写本卷子和就地拍摄的照片。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已被刊布。此外，这些旅行家们丰富的获得物也成了大量论著的研究内容，涉及了语言、历史、语言史、艺术史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学问。但直到那时为止，大家从未试图再现这些遗迹作为该地区的民族面貌的见证。这些丰富而又千差万别的文献是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相继赴新疆的大型考古探险团之成果。

随着吐鲁番大绿洲形成一种域界划定清楚的地理单位，它被选择作为一种物质生活的研究背景。此外，该地区的伊斯兰化又为它带来了巨大变迁，形成了在时代方面的一种清晰的界限。

在公元前1世纪初叶的中国汉王朝时代，车师国（它正是以此名而出现在汉文编年史中）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在当时存在于塔里木盆地的所有小王国中，中国中原人无疑正是在那里出现的最早和影响最深者。然而，回鹘一突厥人于9世纪期间在那里的定居为该地区带来了一种新的组成因素，无论是从民族、语言还是宗教的观点来看均如此，正如我们于今天仍可以看到的那样。

由于我们所拥有资料的类别性质，所以大家无法将本论著视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一部民族学著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必须向读者解释由本书采用的研究方式。

对于建筑，我们掌握有于20世纪初叶由各考察团搜集的一批就地拍摄的照片、平面图和记述。非常遗憾，这些文献往往不能使人按照所希望的

那样准确地接近于地面建筑或地下挖掘的建筑物。在当时，从事发掘工作的条件使人无法顾及到作为近代考古研究标志的细心之特征，唯有斯坦因所从事的工程例外。所以，当这一切变得可行时，所有的古文献都与30多年来由中国考古队所完成的工作的成果进行了比较。但只是当这些成果在我们能从欧洲得到的情况下方为可能。

为了研究衣服和穿戴，我们共使用了八类文献。对于唐代之前的服装，由于在古高昌城北的阿斯塔那墓葬中的发现物，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资料。它们都是一些属于汉地传统的衣服、鞋子、陪葬俑和冥器。对于其他时代，则由佛寺的壁画作为我们的入门指导。这些壁画是虔诚的信徒们作为还愿布施而自愿对寺院进行的布置和装饰，这或是为他们自己，或是为了已故的亲人，他们习惯于让人绘画，最常见的是绘在建筑物或石窟中的壁画上。这种习惯已在新疆和敦煌的其他考古遗址中得到了广泛证实。

壁画能够在对日常生活用具或兵器的研究中帮我们很大的忙，而这种内容直到那时为止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史地文献为我们提供的资料的意义。由于历史的曲折复杂，故而它们也未能为我们提供吐鲁番绿洲那动荡历史的完整面貌，但它们仍然是一种价值不可估量的资料。

我们认为列出西文参考书目是很有用的，这样中国的读者就可以理解新疆的古遗址仍在继续使西方产生的兴趣。

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耿昇先生将此书译成了中文。我希望它在一批数量更大的著作中能成为一座普通的里程碑。

莫尼克·玛雅尔 (Monique Maillard)

1992年10月于巴黎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中译本序	1
导 言	1
第 一 章 吐鲁番地区的概貌	3
一 自然范围	3
(一) 地理环境	3
(二) 气候	6
(三) 灌溉	7
二 吐鲁番的发现	11
(一) 最早的旅行家	11
(二) 考古探险活动	13
第 二 章 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和宗教	18
一 吐鲁番地区的历史	18
(一) 通向吐鲁番盆地的道路	19

(二) 史前史	22
(三) 车师国和汉王朝	28
(四) 开拓时代和麹氏家族	32
(五) 汉人的进入时代和吐蕃人	37
(六) 回鹘人	39
(七) 从元代到 18 世纪	42
二 宗教	47
(一) 佛教	48
(二) 摩尼教和景教	50
 第三章 吐鲁番地区的建筑	55
一 基本特征	58
二 世俗建筑	63
(一) 城市	63
(二) 城堡(城、镇)	74
(三) 私人住宅	78
三 宗教建筑	82
(一) 寺庙	82
(二) 石窟寺	91
四 建筑装饰	99
(一) 造型装饰	99
(二) 彩绘装饰	103
(三) 活动装饰	107

第 四 章 吐鲁番地区的服装	110
一 平民服装	110
(一) 古代和汉族入主时期	110
(二) 回鹘人	116
(三) 首饰	123
(四) 异族人	124
二 军人服装	126
(一) 甲冑	126
(二) 兵器	130
三 宗教服装	132
(一) 佛教徒	132
(二) 摩尼教徒和景教徒	134
第 五 章 吐鲁番地区的日常生活	139
一 家庭生活	139
(一) 家具	139
(二) 日用品	141
(三) 食物	144
二 外向性生活	145
(一) 旅行和运输	145
(二) 娱乐活动	147
(三) 书籍	151

第 六 章 吐鲁番地区的丧葬	153
一 地下挖掘的墓葬	153
(一) 雅尔城墓葬区	153
(二) 阿斯塔那墓葬区	156
二 地面修筑的坟墓——双拱巴兹	166
结 论	169
参考书目	171
附 图	190

导 言

由定居民族休养生息的西域是一条交通走廊，经常是人们进行宏观综合考察研究的对象，其目的是为了研究交通要道问题，例如宗教和装饰图案的传播路线问题。如果说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的绘画派别的资料绝不贫乏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了解创造如此艺术珍品的人们生活条件的资料却所知甚少。有关的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往往都是残缺不全和模棱两可的，更何况许多资料至今尚未被译注。最后，汉文断代史不能向我们提供有关汉朝进入塔里木盆地居住之前阶段的任何资料，而且也经常是不肯在它们所记载的人民大众生活方式问题上多花费任何笔墨。

因此，我们就应该把目光转向那些考古史料和由各考古探险团携归的文物，这些考古探险团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域是为了考察当地居民们的衣表相貌、风俗习惯、建筑或殡葬仪轨等问题的。吐鲁番地区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自成一个统一的地理整体，完全适合于从事这种考察工作。其地理疆域是有天然界限的；至于时代的分期问题，14—15 世纪的伊斯兰化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从而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断代标准。

应该将本论著视为一种尝试，因为笔者有意回避了相当多的观点。文中以欧洲众多考古探险团所搜集的丰富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吐鲁番盆地的建筑问题，并且以中国考古学家们近期在新疆发掘到的资料作进一步的补充。有关纯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研究，我们首先使用了世俗者的画像和塑像，把神像排除在外，试图从中突出地考证清楚诸如服装式样或武器类别等问题。当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又与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到的类似物品作了一番对照比较。在一般情况下，本文的对照比较很少，除非这种比较使人能够考证清楚某种物品或艺术造像的时候才这样做。

最后，在这种史料问题上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资料断代的问

题，但这种断代只能是相对比较接近的时间。尽管吐鲁番地区历史上的那些主要阶段已经为人非常熟悉了，但对于各个时代之间的分期问题却尚未能确切地断定，因为这些时代都是以外界的进入或动乱为分界线的，而有关这类事件的资料却又是极其贫乏的。即使我们通过汉文编年史介绍了汉朝大军进驻“车师国”（这是汉文典籍对这个时代的吐鲁番地区的称呼）的诸阶段，但我们对于这一王国基本上是所知无几。这就是说，我们对于汉人以及后来的回鹘人的影响所传入和扎根的那块地盘的情况仍是一团模糊。

第一章 吐鲁番地区的概貌

一 自然范围

巍然屹立的天山山脉横贯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周围以两块盆地环绕。其北端是准噶尔山口；南侧是塔里木盆地，其中心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由一条山麓绿洲带环绕。显著的地质褶皱作用更加突出了天山群山的巍峨高耸，同时也引起了大地构造的剧烈变化，从而产生了许多大地断层和低洼盆地。事实上，该地区主要是由陡峭的原生地质构成的，那里主要不是地质褶皱，而是断裂。在天山山脉的东端和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地势猛然大幅度下陷，以至于吐鲁番盆地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海平面以下。

（一）地理环境

吐鲁番盆地在两座不大的群山之间蜿蜒延伸，这两座不大的群山都是天山山脉系统的组成部分，其一为博格达乌拉山，其二为觉罗塔格山，从东到西蜿蜒约 90 公里，最开阔地区的宽度为 50 公里，整个地区形成了一片 4 000 多平方公里的平原。该盆地位于海平面以下，盆地的东南一段一直深陷到海拔线以下 130 米（吐鲁番盆地最低点，目前实测数据为 -155 米。——编者），是世界上最低洼的地区之一，也是整个中国最低洼的地区。吐鲁番盆地的一部分是由环绕它的群山地带风化而来的沉积物形成的。因此，该盆地由北至南形成了同心带状，这是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地形的常见模式。许多河流自高山一倾而下，但这些河流经常是间歇性的，而且泥沙俱下，冲击着各种物质。一旦流经平原地区时，其中最沉重物首先沉淀，这就形成了一块淹没冲积平原的砾石地，接着就出现了一块可以居

住的和非常坦荡的平原。随着离开山谷越来越远，土地也就变得越来越干燥了。那些河流虽然有力量穿越前一个地区，但很快就在覆盖这块平原的沙土里消逝了，或者是注入一个咸水湖（图1）。

因此，吐鲁番盆地清楚地说明了这幅简图，盐池（艾丁湖）居于盆地的中央，南山山脉的干旱程度比北部高原更为严重，艾丁湖以南没有可供人居住的平原，只存在一片由内陆河冲积而成的沙砾滩地带。

斯坦因（Aurel Stein）曾经这样描写该地区的风景：“当我们从山下到达一块平坦的大片砂砾地的时候，视野便变得格外开阔和豁然了。这块砂砾地从吐鲁番盆地那带有植物的深暗色斑点的雪山巅峰开始，一直延伸由白盐环绕的一片新月地带，那里标志着吐鲁番盆地最低洼的地带。再极目远眺，便是荒凉的觉罗塔格山峻岭，它形成了该盆地的南缘。”^①

在吐鲁番低洼地的北部，由博格达山的群峰所封闭，其海拔高度也迅速增高，在洼地向北行进130公里远的地方，海拔差度就已经达到6000米。这样，博格达山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其顶峰是在阳光下如繁星闪烁般的积雪，夜间正好烘托出了蔚蓝的晴空，其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引起了参观该地区游客们的满口赞叹。更有甚者，当格鲁姆—格尔日迈洛（Grum—Gržimailo）兄弟于1889年7月穿越该地区的时候，他们曾经写道：“如果近距离观赏，那么山峦之巅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未提供任何特别扣人心弦的地方……”^②在山峦的前方，出现了第一线高地，由第三纪的砂岩所组成，这就是土兹达格山（Touz—tagh）。此山海拔高度不过500米，形成它的物质均呈暗红色，从而使人有时又称之为“火焰山”。北部的这些群山峻岭一般都有相对比较好的浇灌条件，那里的积雪和流量，足以补充水源和湍急地向南倾泻的河水，这些河流流经两边矗立的高山间狭窄而深长的山口。南侧的山较低一些（海拔1000米左右），是一些非常古老的圆形山脉，与北部的诸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山峦相当干旱，那里存在的许多山泉都是咸水。这层层山峦统称觉罗塔格山（Tchöl—tagh），意为“荒凉的山”，它在地图中，又被以科克里奴勒山

① 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第2卷，第563页。

②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中国西部游记》第1卷，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167页。

(Kökerinul) 而著称。

自群山一倾而下的河流在大片崩塌的山岩和砾石堆中消逝了。这些岩石沙砾在山麓下堆积了起来。那些冲积物沉积得非常厚，完全覆没了山前平地。它们所覆盖的地面宽达 8—16 公里。在此以远的地方则是一条成东西走向的细长断裂带，因此与博格达峰成平行状，从而更突出了整个地区的洼陷程度，使该平原洼陷到海平面线以下。当河流水源能得到充分补给的时候，便又在其地面由较为微细的冲积物（黏土或细沙）组成的地点重新涌出。村庄就坐落在那些可以灌溉的地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聚落在盆地北部那一条成东西走向的地带中比较稠密和植物比较茂盛的原因。在这片非常平坦的平原的中央，是一块“肥沃的新月地”的自然延伸，其中心地带海拔高度最低，有一个盐湖，池水面积根据季节不同而变化的幅度也很大。河流无法流到此地便消失在地下了，只有达旺第尔（Davandir，白杨）河才会真正流到艾丁湖，但每年只有数日才流通。春季是一年四季中湖水覆盖地面最多的季节，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地下水的上涌而造成的。由于这块平原非常坦荡，以至于使湖水的周边都铺满了层层盐卤浆的沉积物。当湖水渗入地下之后，盐卤层就会呈现出一种坚硬的黏土地的表层，又因盐而变成白色，那时还残存某些零散的水塘以及湖底的一汪汪湖水。此湖在 19 世纪旅行家们的游记故事中，名叫 Böjanti 或 Bochanté（月光湖），在斯坦因的地图中被称为 Aidim Köl（艾丁湖），而在汉文地图中就叫作艾丁湖。

那些未被任何河流灌溉的地区形成了大片辽阔沙漠的黑色碛石地。这样一来，盆地东部的小城镇鲁克沁（Loukchoum）之外地带就被来自附近山上的黑色积沙所淹没，这片大漠一直延伸到哈密。所有那些经过沙漠边缘地区的旅行者们，如雷格尔（Regel），或者是那些穿越沙漠地区的人，如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他们都一致指出该地区极度干旱荒凉。他们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旅行家相吻合，后者很久以来就已经深知该地区的危险性了。《大明一统志》^① 在“火洲”（即吐鲁番）条中对该沙漠作过如下描述：“在柳陈城（今之鲁克沁）东，地皆沙碛，若大风则行者人马相

^① 卷 89，第 21 页。